泾水流过的村庄

“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空地上的一座戏台……不多时，台上显出人物来，红红绿绿的动，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人家的船篷。”

这是少年鲁迅和伙伴们站在船上看戏时，见到的“排面”，被他写进了小说《社戏》中。

几十年前，在鄞县邱隘横泾村的一座古桥上，这样的场景是常态。

因为桥上搭了一个戏台，每当有戏文演出，十里八乡的村民会聚拢过来，在河的两岸，在纵横交错的路上，在临河人家的窗口，在停泊在河里的船上，摩肩接踵的人群，齐刷刷望向桥上的戏台。

那座桥叫跨泾桥，桥下，一条叫泾水的小河缓缓流过，一起流过的，还有悠悠岁月。



陈允升 山水画《小桥古木溪湾》。



建在跨泾桥上的戏台。

一 陈氏宗祠

河网密布的宁波，桥很多；号称“戏码头”的宁波，戏台很多。但建有戏台的桥，只此一座。

跨泾桥肇始于南宋，至明代，村里的陈氏族人在桥上加盖了一座亭，演戏时，铺上活动的台板，亭子便成了戏台。所以，这座桥还有一个名字，叫戏亭桥。尤其每年农历八月十六，桥上都会举行演戏酬神的活动，场面热闹。

陈氏是横泾村的大族。族谱记载，这一支陈氏来自河南颍川，唐末迁居嘉兴。南宋建炎年间，族人陈昌从嘉兴来到四明（宁波）担任奉国军司马，从此定居在鄞县横泾大池头，后世子孙繁衍，开枝散叶，成为“甬东著姓、鄞之望族”，陈昌被奉为横泾陈氏的始祖。

如今，在泾水南岸、距离跨泾桥不远的位置，修葺一新的横泾陈氏宗祠岿然屹立。据陈氏后人、89岁的陈安新先生介绍，陈氏宗祠建成于明代正统九年（1444），近600年间没有发生过火灾和坍塌，1948年前历经七次维修，整体结构保留至今，是族人爱族敬祖的孝心体现。现在的宗祠南北长46米，东西宽32米，庄严巍峨，崇殿广厦，塑龙雕凤，贴金填彩。其“五门八窗”的规格，为传统祠堂建筑中最高。围墙依照乡间“红庙黄庵黑祠堂”的俗例刷成黑色，殿内屋檐所有椽子头上不钉风雨板，寓意后代子孙能“出头露面”。祠堂的大殿，正中间供奉着始祖陈昌和夫人的神位，殿前高悬红底金字的“昼锦堂”匾。那是因为横泾陈氏八世祖陈本深告老还乡时，明英宗钦赐“昼锦”二字，这也成了陈氏祠堂的名字。

陈安新老人还介绍，横泾陈氏保留了由陈本深纂修、1948年木刻活字版的“鄞县陈氏宗谱”残本，当年按欧阳修和苏洵两家族谱的“欧苏体例”编修。因残缺部分可互相补正，所以满足查谱条件的横泾陈氏后人可以从现在开始往上，一代一代查到近900年前始祖陈昌的谱系，为全国罕有。

陈昌和陈本深，是光耀陈氏门楣的最重要的两位先祖。这从祠堂大门两边的一副对联“宋室三鲍府，明庭五马门”可以看出。上联指陈昌在南宋为官时的成就堪比南朝宋的鲍照，下联是指贵为明代“五马太守”的陈本深。

二 陈本深



陈本深像

陈本深（1381—1460），字有源，二十七岁中举，为浙江“书魁”，曾参与纂修《永乐大典》。宣德五年（1430）出任江西吉安知府，与况钟等名臣同时受敕赴任难治州郡，为正四品。

吉安多豪强，屡作恶，陈本深迅速平定，且处置得当，令上下皆服。他崇文重教，兴修水利，宽简治政，爱民如子，深受百姓拥戴。任职满九年后，本可升迁，然而郡人乞留，皇帝顺从民意，让陈本深继续留任，并给予正三品俸禄。

就这样，陈本深在吉安当政达十八年之久。按明代制度，知府出行的仪仗用四匹马，而正三品的陈本深，仪仗可用五匹马，所以当地百姓尊他为“五马太守”。《明史》载，陈本深离任后，“郡人肖像祀之”，民国《鄞县通志》称其“为郡十八年，家无余财”，吉安百姓在正德初年建“贤侯祠”纪念他，表达了对这位父母官的深厚感情。

致仕返乡的陈本深，没有带回什么财产，只是将吉安优良的牡丹品种捎到宁波，在居处种植，时时照拂。到后来，他培植的牡丹竟成鄞县一景。清代，世居今鄞州福明七里垫的文人周容作《陈公祠牡丹记》一文，记录此事，收入在其《春酒堂集》中。全祖望有诗赞道：“甬上牡丹谁最寿，吉安太守擅名家。”

三 陈允升

鄞州东部，历来是富庶之乡，人杰地灵。横泾陈氏，不仅诞生了陈本深这样的能臣廉吏，在晚清，还出了一位享誉沪上的书画名家陈允升。

陈允升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，有点类似明代的仇英。

仇英曾是一介漆工，最终跻身“吴门四家”；陈允升则以一个泥工，成为海上画派的先驱。

陈允升（1820—1884），字仲升，号纫斋、壶洲、壶父、壶道人、金峨山樵。出身贫寒，早年做泥水匠时，也画一些墙头彩绘，因为手艺精湛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描画师傅”。他常在宁波市区的冷静街、莲桥第、东门口一带干活。

道光末年，陈允升承揽了甬上富户陈朵峰家的工程。陈朵峰为人豪爽，交友广泛，又喜好文艺，地方名流姚燮、厉志、万个亭、谢廉始，以及从萧山寓居宁波的画家任熊等人，都是他家的座上客。擅长书画的陈允升，很快和他们成了同道中人，画技和名声也都得到提升。

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陈允升离开宁波赴上海，当了一名职业画家，与沪上书画圈的胡公寿、虚谷、蒲华、杨伯润、吴伯滔、黄山寿等名家多有交往。上海浓郁的文化氛围，加上画友间的相互切磋和学习，使陈允升的眼界不断开阔，学养和画艺大有长进。他的山水林峦简淡，气息幽远，敷色独特，有拔俗之趣，同时能诗，善作人物、花鸟，书法则草隶皆能，格调清雅，篆刻工整有法，被胡公寿称作“三绝名家”，从而成为“前海派”的中坚。

初到沪上的任伯年，曾经得到陈允升的照顾和指点，才逐渐站稳脚跟，最终脱颖而出。1868年，任伯年专门画了一幅《陈允升像》，以表达对他的敬意。

光绪四年（1878），陈允升将自己的160幅画作汇编成册，名曰《纫斋画賸》，在上海刊行。该画册流传至日本、朝鲜、泰国，影响巨大。

然而这样一位全才，如今其名声却几近湮没，着实令人唏嘘。

陈允升的画迹，存世不少。《天童访碑图》现藏天一阁博物院，东明草堂悬挂着他的一件山水中堂，一件《花卉图》藏于慈溪市博物馆。流入私人手中的则更多，如描绘鄞县山水的《小桥古木溪湾》，《宁波历代书画集》收录他的《渔隐图》《溪山读书图》及多方篆刻，均为私人珍藏，国内拍卖会上常能见到他的字画。此外，还有多件作品流至日本。

据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，陈允升曾为阿育王寺撰写隶书柱对，端雅秀逸，老辣劲练。

1878年后，陈允升离沪返回鄞县，隐居乡里，1884年卒。

千年泾水，静静流淌在鄞东横泾这片肥沃的土地上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，也积累下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记者 楼世宇